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国家人瑞」齐白石

——齐白石长孙齐佛来闲谈祖父

报告文学

“国家人瑞” 齐白石

——齐白石长孙齐佛来闲谈祖父

郭向星

“国家人瑞” 齐白石

——齐白石长孙齐佛来闲谈祖父

郭向星^{*}

《白石诗草》流淌出许多动人的故事
周恩来说：齐白石先生是国家人瑞
为毛泽东和蒋介石画同一题材画的内幕
为争三口气，学得惊人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齐白石的长孙齐佛来先生，齐先生今年 84 岁，是现今齐家最年长的人。他谈起祖父心潮顿开。我笔录下齐先生“唠家常”似的话语，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也感兴趣。

^{*} 郭向星，1955 年生于南京，现在《中国民航报》任职，著有《现代海军启示录》等书。本文原载《报告文学》2002 年第 4 期。

齐白石为毛泽东作《高瞻远瞩》画

每年端午、中秋、春节，田家英都要送 500 元礼金给祖父，不知是毛主席指示送的，还是周总理指示送的。

因为协助朋友鉴定两幅齐白石字画，我偶然见到了齐白石的长孙齐佛来先生。因为接触的是名门之后，我格外注意听齐老讲故事，尤其是讲齐白石的故事。

鉴定着字画，聊着天，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于是，我们到了劲松的玉林烤鸭店吃饭，让齐老点菜，他上来就点了一个“辣子炒苦瓜”，并随口说一句：“湖南人爱吃这个菜，当年毛主席请我们家老爷子（齐老爱用这个称呼指代齐白石先生）吃饭就有这个菜。”我立即追问：“您说说白石老人和毛主席交往的故事。”

齐老打开了话匣子：那是新中国建立不久的 1950 年春季，有一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先生代表毛主席到家来请老爷子吃饭。全家人都记得老爷子特别高兴，说：“我是穷苦人家出身，常年被人看不起，新中国刚刚成立，毛主席都来请我吃饭。”老人家穿戴一新就去赴宴了。说是宴，倒不如说是家常便饭，老爷子回来讲给家人听：毛主席是在中南海的家中请我吃饭，作陪的有朱德副主席和民主人士章仁钊。吃的菜有苦瓜炒辣子、红烧肉、焙小鱼。见了面主席就和我说起了很浓郁的湘潭话，我听了很亲切。他

说：“齐白石是湖南人的骄傲更是中国人的骄傲。”我说：“毛主席才是湖南人的骄傲更是中国人的骄傲呢。”祖父还告诉我：席间，毛主席多次为我夹菜，并语重心长地希望我好好保重身体，争取活过百岁，成为我国艺术界第一长寿老人，临别时毛主席亲自送我到门外，频致多多保重之意。从毛主席那吃饭回家后，老爷子一直高兴了好几天，时间不长，老爷子就画了幅很大的鹰，题名《高瞻远瞩》赠送给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收到画后，很快又让王季范先生给家送来一个大大的完整的鹿茸和一盒人参等珍贵礼物，并代毛主席问候祖父生活有无困难，再三转致保重之意。

收到这些礼物老爷子又很兴奋，客人走后，老爷子就打开柜子，在留存的石头里东翻西找，最后排出一对四方长约 1.2 市寸，高 2.3 市寸的寿山石，精心篆刻一方白文“毛泽东”印，和一方朱文“润之”印，以表示自己的答谢之情。

再以后的日子里，王季范先生差不多每个月都要代表毛主席来看望祖父一次。

再以后，每年端午、中秋、春节都要送礼金 500 元给祖父，那时的 500 元，比现在的 5000 元还值钱呢。这些钱，我至今不明白是毛主席指示送的，还是周总理指示送的，只记得常常是由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亲自送到家中，而且从没有耽误过。我记得有一年过中秋节，到晚饭时每年要送的 500 元还没有送来，一家人都以为今年不会送了，谁知吃完晚饭，有人敲门，一看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来了，除了带来毛主席的亲切问候，又说：钱送来晚了，请齐老先生见谅。这每年三次的节日礼费一直送到齐白石先生谢世。

齐白石也为蒋介石画过一只昂首挺立的鹰

送毛主席的画《高瞻远瞩》与送蒋介石的一样，
为此，祖父在“文革”中没少挨批。

我问齐老：白石老人为蒋介石做过画吗？齐老笑答：也做过的。时间是1946年，祖父在南京要筹办年画展，我陪伴他的身边。当时和国民党官员打交道有三个事给我印象极深。一是和于右任的交道。有一次，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要请祖父到他家便宴，于右任当时的书法名声已经名震书坛，据说家宴后要放电影。我当时问，去几个人，祖父说可去两人，家里的人就想让祖父带我去。祖父沉思了一会：“还是别让佛来去，人家请的都是达官贵人，加上一个普通人，怕主人面子上不好看。”还说我那么不通礼节，我没去成心里不高兴，但琢磨祖父的话是有道理的，其实，据我了解，于右任和祖父是老朋友，在抗战前夕，于佑任曾写过“家庆国光”4个大字的横批送给祖父，祖父也曾刻过一方一寸见方的“关中于氏”大印章送给于右任。

二是和张道藩的交往。张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当时和后来国民党到了台湾他都是一个身居要职的显赫官员。他是贵州人，早年曾与徐悲鸿一起在法国留过学，由于想登上南京和上海市长宝座的美梦没有做成，对蒋介石有些不满，但又不能发泄，于是想出一个“尊师重道”弃政治而从艺术的“将军”办法，演出了一场张道藩拜

齐白石为师的轰动全国的闹剧。

再就是和蒋介石的交往。蒋介石通过张道藩和一些官员向祖父传过话来：“您老德高望重，是美术界的泰斗，蒋主席特推荐您为艺术界的国大代表候选人。”祖父机巧地谢绝了此事：“我这一辈子就是怕做官。50岁时，有人给我捐官，我都不做，现在80多岁了，还能做吗？请代致谢意，还是推荐年轻有为的人吧。”

张道藩又替蒋介石向祖父求画。我记得祖父也画了一只鹰，上题“高瞻远瞩”送给蒋介石。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证实，批判祖父有一条大罪状就是：为什么送给毛主席的和送给蒋介石的是一样的画一样的字？是何居心？为这没少批已故去的祖父。

此时，我插问了一段：“我曾在一个小报上看到一则故事，蒋介石做寿，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让家人离开房间，用盆倒上墨，脱裤子用屁股蘸墨印出一个寿桃送给蒋介石。有此事吗？”

齐老答：我也听说过这个传说，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是不可能的。老爷子推掉蒋介石送来的官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蒋介石当时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向祖父求画，祖父敢不给吗？如果必须给，能不说点好话吗？如果问送给毛主席和送给蒋介石的画和题字是一样的该怎样解释，只能说是送给蒋介石的是违心说好话，送给毛主席的才是发自内心的赞扬。

接触齐老，当初并没有采访之意，但他讲的故事鲜为人知，这可是一笔有待开掘的珍贵财富，于是我立即决定，和

齐老约时间，第二天继续采访。

齐白石 36 岁时画的 《天皇正尊》图应是珍品

初见齐佛来先生，见齐先生西装革履，打着漂亮的领带，腰板笔直，声若洪钟，动作敏捷，耳不聋眼不花。我探问一句：“齐老您今年……”洪钟般的答话飘然而至：“我今年 48。”我们几个都一愣，继而是满屋的笑声：老人今年 84 岁，他故意将年龄数字的顺序倒过来说，一句玩笑，打破了我们初见齐老的拘束。这是一个不服老乐观向上的老人。

请齐先生鉴定的两幅画，一幅是《丹叶虫草》，挂起画约有一人宽和近一人高，画面上画的是几片叶子，叶干上有一个蛴蛴，空中一只蜻蜓，地上一只螳螂，齐老说：“这么细腻的工笔画，别人仿都很难仿出来，你们看，虫子透明的翅膀下还能透出虫子的身子，画得多逼真。这幅画珍贵在画幅大，还是我们家老爷子高寿 87 岁时的作品。此画左上角题有‘借山老人’……”齐老向我们解说齐白石为什么以“借山老人”自称：“借山”的意思是白石老人出身很穷，无力买山造屋，只好把山借来满足自己研究艺术、学习诗文的要求。白石老人中年时把自己的住处题为“借山吟馆”，也是他经常用作题画的款识。

打开第二幅画《天皇正尊》图，也是比一人高的大幅画，齐老眼睛一亮：“这是我们家老爷子青年时为挣钱吃饭给道观作的画，老爷子画山水虫鸟画很多，这种画极为少见。到后

来，别人就是出钱，老爷子也不给他画了，物以稀为贵啊！我们家人看到这种画也很少，画已很旧了，一定要好好保存……”

齐白石名声很大，生活很简朴

一边鉴定画，一边拍照，我们一边和齐老聊天。我问起齐老向祖父学画和一起生活的事，齐老话语滔滔：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 11 岁那年，我从湖南老家到北京祖父身边，和他共同生活了三个月，那年我 11 岁，祖父大我 54 岁，他当时是 65 岁，时间是 1928 年秋天。在和祖父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见祖父每天都是早晨 5 点就起床了，洗漱后，就开始整理将要出版的《白石诗草》和印章。早饭后，就开始作画，兼或治印。

当时常有人请祖父刻章，这些送来的石章常有凹凸不平的情况，祖父总是对着画纸打量思索一番，然后再用柳炭条在纸上勾出轮廓才下笔。

午饭后，祖父要休息一小时，下午，又是紧张的工作。吃过晚饭，才在院子里散散步，如果不作画治印，也要看一阵古诗文。我问祖父：您这么大年龄了，工作又忙，还学习干什么？祖父笑着说：“活到老学到老，赶明日，我还要安排你学习呢。”

到第二天，祖父果然给我制定了学习计划。祖父对陆游的诗，李鹰的字，有着特别的爱好。他对我说陆游的诗明白易懂，李鹰的字挥洒自如，他让我每天上午读陆游的绝句四

五首，下午习李鹰的山字碑两张，约 80 字，或背读将要出版的《白石诗草》，除非出外吃饭，游览名胜，一般不许出屋。

当时的祖父，名声已经非常之大，收入可以与北平的京剧名角媲美，可他的生活，却一直保持农家出身的简朴。早上买一个铜子的冬菜，五个铜子的瘦肉煮面条，祖父和我父及我三个人吃。中午、晚上一般也是两荤两素一汤的简单饭菜。

“鸿雁传画”，当面治印

我按时将画稿寄请祖父批改，祖父也数次将亲手画的虾、植物等画寄给我作学画的范本。

说到齐白石指导齐佛来作画，齐老说从小到老爷子去世前都一直没有断过。齐老给我讲了这么几件事：

我 14 岁那年，又来到祖父身边。有一天，祖父到我的房里，看见壁上挂了一副对联，他走近对联边告诉我：“这是清代一个有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的对联，他叫王文治，字梦楼。这副字写得潇洒流畅，不要把它当作普通对联挂了。”我点头说：“我知道这副对联的珍贵了。”祖父接着对我说：“你还想学画吗？”我坚定地答：“很想学，只是离您老太远，不能朝夕请教，怕学不成。”祖父说：“怕什么离得远，只怕你没决心。只要你下决心学，就每月一次将画稿寄来北京，我给你改后再寄回去，能照这样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学成的。”

回到湖南老家上学后的当年暑假，我开始学画。首先用

毛边纸练习，画出来的虾体积小，墨气差，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寄给祖父看。但祖父没忘此事，来信问我学画了没有，我才壮着胆子寄了几张去。不久祖父果然回信了，并在画面上批了字：“此画的虾与乃祖不同，但汝姑母说，很似家乡的田虾，望要大胆创新，不必拘泥祖法。”此后，我便按时将画稿寄请祖父批改，祖父为指导我作画，也有数次将亲手画的虾、植物等画寄给我作学画的范本，可惜这些对我画的批字和寄给我作范本的画大多丢失了，只有《棕树》、《虾和小鸡》保留至今。

祖父还手把手教我治过印。1947年，我已30岁，又到北京和祖父生活过一段时间，此时祖父已84岁，毕竟年纪大了，没有像以前那样让我读书临帖，只安排我接待客人和照料家务，空闲时，让我帮他拿纸看着作画，还让我学刻印。我记得，我第一枚印刻的是“清白家风”，刻后请祖父指教，老爷子说：“字的布局不适当，篆法结构不严谨，你先放这吧。”

第二天，老爷子让我到他的屋里，拿着印章对我讲：“刻印的学问也不浅，篆刻是一门艺术，要刻好一颗印章，刻固然是主要的，但篆字的功夫绝不能差，首先是字的布局，无论两字、三字和更多的字，笔画总是多少不一，何处须紧，何处须空，全靠作者分配得当。其次是篆，横竖要纵横交错，不能一一对准，显得呆板。现在我把‘清白家风’四字篆给你看。”篆完后，没让我拿走，便找出一把平口小刀，飒飒地刻给我看，不到20分钟，即刻好。老爷子又对我说：“刻是要基本功的，刻得好坏，行家一看就知你的基本功练到了没有。你知道我当年刻过多少木章和石头啊，用箩筐装刻过的料，一

装就是一筐。另外，就是一刀下去，不要来回加以修整，这样，印章出手时才不会失去字的自然美。”此后，我又篆了一方“省园主人”，又一次得到祖父连篆带刻的教诲……

齐白石与梅兰芳的故事

在随后几次采访中，我表达了就是奔着掏齐白石的故事而来的意思。

齐老听说此用意笑了：“齐白石自编的《白石诗草》里就有很多故事。好在当年我背过，我给你说说。”齐老自幼酷爱旧体诗，还著有《我的祖父齐白石》、《齐佛来诗选》、《佛来诗草》三本书和出过一本《齐佛来画选》，怪不得齐老张口就能背出一段齐白石的诗，讲出几个齐白石的故事。

齐老先背了这样一首诗：记得先朝享太平，布衣尊贵动公卿。如今燕市无人识，且喜梅郎呼姓名。

齐老说：其中的故事很有意思。当年祖父 58 岁，时间为 1921 年，有一回，当时的京剧名角姚玉芙以书信相约祖父去他家参加喜宴。祖父与姚并不相识，家里有人说，他大概是想求你的画。不管怎样，祖父还是如约而至，进得门来，只见姚家高朋满座，多是达官贵人。祖父布衣长衫，落坐一边，竟无一人与之招呼。突然，也是被请的梅兰芳发现了祖父，便赶紧向前与祖父亲切握手，并高呼：“齐白石先生来了。”此时，人们才围拢过来，竞相亲近这位“布衣艺术家”。“布衣尊贵动公卿，且喜梅郎呼姓名”，写得多形象啊。由此诗歌，齐老自然讲到齐白石与梅兰芳两位大师的交往：1946 年，有

一天，梅兰芳来拜访祖父，我在一边站立，并不知道这就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客人走时发现我，祖父一介绍：“这是我的孙子齐佛来。”客人客气地和我握手。待梅先生走后，祖父告诉我：“他就是梅兰芳先生。这双手可不容易握到啊！算你有幸。”

随后祖父对我说：“梅先生和我一样，有真正中国人的骨气，不畏日本和汉奸走狗的威胁利诱，在上海沦陷时期，一不怕穷，二不怕苦，蓄须明志，从没登台演出过。过几天，是他胜利后第一次在上海‘民国大戏院’演出，又是他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一是听说我到了上海，特来看我，他和我老朋友；二是送来6张戏票，请我们去听戏。”后来，我和祖父一起去看梅兰芳先生演出，演出结束后，梅兰芳专门为祖父又谢了一次幕，以示谢意。

1949年前后齐白石的两次创作高潮

我问齐老：“有过统计吗，齐白石一生共创作了多少幅画？”齐老答：老爷子的绘画生涯是漫长的，自30岁开始画人头像起，差不多有70年的历史，若问他一辈子画了多少画，漫说别人统计不清，就是他自己也算不出来。只能用《白石诗草》中的一首诗来回答：“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墙。”按这首诗的描绘，祖父就是砚田耕作从未歇过的牛，常常笔耕到“落日照东墙”的时光。而在我的印象里，祖父除了生过几场大病和家里亲人去世不得不停笔，他几乎都在“笔如农器忙”。

如果非要说出祖父最忙的时候，我认为解放前后有两个时段是他创作的最高峰时期。

解放前引来祖父的创作高峰期，说来可笑，是因为当时金元券的快速贬值，祖父卖画的生意倒越来越兴隆，人们知道留着金元券很快就会变成一堆废纸，留一张齐白石的画，将永远是一件艺术珍品，因此，人们争相购买，相习成风。以至于想要马上买到一张齐白石的画，已成为一件难上加难的事。

祖父在这一时期卖画很多，反倒吃亏不少。他是一个画家，是一个文化名人，对画、印、诗、书都研究得很到位，可对经济反倒一窍不通。别人都知道手中的纸币将要变成废纸，争相购画收藏，祖父倒好，反而以为这是个绝好的卖画的机会，不顾近90岁的高龄，从早到晚，泼墨挥毫，很少休息。结果，用画换来的钞票，从柜子里拿出来都是一叠叠崭新的，不要说买东西，连施舍乞丐都没人要，祖父只能摇头，自叹白费心血了。

此间，祖父接待的客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她为帮李宗仁竞选总统争取选票，无论天南地北，国内国外，总是飞来飞去，到处奔波。因此，十天半月，必来北京跨车胡同祖父的住处，向祖父买画以备送人。

后来，能买到祖父画已成难题，但郭德洁仍能随心所欲地买到手。这是什么原因？这并不是因为她是总统候选人的夫人，而是她的手段高超，能拉拢祖父的看护，据说郭德洁曾送过看护一个金狮子，其余从国外带来的新玩艺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李宗仁还不过是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一个无

名无实的官。他对祖父应该说是不错的，我没见他来过跨车胡同，但他有个姓曹的秘书，是湘潭人，经常受李宗仁之托来看望祖父，问问起居和生活情况，过春节前，还派车送几袋面粉，虽值钱不多，但在当时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在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的高级将领中，能想到还有个齐白石，却也难能可贵。

我还记得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到我家来过一次，那天上午，北平政府来电话，说南京有要客来看望祖父。结果来的是宋美龄一行，据说也是因为东北解放战争激烈，前去视察军情，路过北平，顺便向祖父买几张画。

祖父另一次的创作高峰期是在解放以后了。

解放以后，祖父备受党中央和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虽然当时买画的人不多，但祖父的心情却格外舒畅，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们都觉得祖父年轻了许多岁。

从1951年夏历辛卯以后，祖父的画兴又大大地高涨起来，还创作了不少新题材和大幅作品。这和当时的形势也有很大关系。当北京和沈阳举办“抗美援朝”义卖展览支援抗美援朝斗争时，祖父不顾年高，不辞辛劳，欣然画出一批满意的作品参加展出，第二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祖父又花了几天时间，由我和看护几个人拿纸，创作了一幅丈二匹的《百花和白鸽》图，作为对大会的献礼。后来，又为郭沫若、陈毅各画了一幅丈二匹。再后来，为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画了《和平胜利》、《和平万岁》，还与陈半丁、何香凝等¹⁴人，用半个月时间创作出一幅《和平颂》献给世界和平大会。并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发起的保卫世界和平

告世界人民书上签名，以表达热爱和平的心情。期间，祖父更用书画来歌颂党，歌颂新中国，表达对人民领袖的热爱，其中我记得画过一些巨幅有《松鹤太阳》、《祝融朝日》、《祖国万岁》等珍贵作品。“惊赞夕阳无限好，彩霞万朵满天红。”借用这句诗来评价祖父此时的创作是很恰当的。祖父的生命虽已是夕阳，可创作却是“彩霞万朵满天红”。祖父高龄 89 岁，可他的绘画创作登上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92 岁还欣然“受官”

有人说齐白石一辈子不愿做官，这是真事，但解放后齐白石又愿做官了，这也是真的。解放前，因为祖父的名声越来越大，找他做官的次数可不少，可他都辞掉了。他辞掉过清朝慈禧的内廷供奉，辞掉过人家花钱帮他捐的知县，辞掉过蒋介石让他做的国大代表等。为什么？祖父说，我打小就看透了清朝封建官吏，欺负压榨人民的丑恶面孔，国民党执政以后，大小官员，也和清朝官吏差不太多，所以我不做官也就是不和他们为伍，免得遭到大众的指责唾弃。

解放以后，祖父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真的能做到不拿人民的一针一线，秋毫无犯。后来人民政府的大小干部到家来看祖父的那么多，没有一人白向他要过画或不花钱而刻印章的。祖父曾不止一次地向家人感叹，人民政府就是和历代政府不一样。由此，1952 年，祖父已 89 岁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推选祖父为主席团委员，祖父没有推辞，欣然受命。第二年，又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又领命。随

后，湖南人民选举他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北京中国画院成立时，他又被推选为名誉院长，祖父都一一承担下来，连家人都没听他说半个“不”字。

最有意思的是，我清楚地记得，接到湖南省政府拍来祝贺齐白石当选为湖南地区全国人大代表的电报，我将电文读给祖父听，祖父瞪眼睛对我说：我离开湖南几十年了，谁还会想起我呢？怕是搞错了吧？你再仔细看看信封。

我笑着告诉祖父：“现在是人民政府，湖南人民是知道您的。”祖父又问：“不是什么人送的官吧！”我说：“不是。是湖南 3000 万人民同意选您的。”祖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就真不容易，没想到快要死的人了，还会有今天。”

各国代表举手拥护 齐白石获 1955 年世界和平奖

在祖父一生和各种荣誉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祖父是 1955 年被选为世界和平奖金获得者，此奖金因为难能而更显珍贵。怎么难能呢？据参加这次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人士回来告诉祖父说：“您这次为国家争得了很大的荣誉。世界和平理事会在 1955 年之前，即通知中国提出一名获奖候选人，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理事会中占的比例很小，我国的外交又处在封闭时期，要得到所有参加国的同意，人选是很难物色的，所以那次没向理事会提交名单。今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又再三催促我国提出适当的人选，经过党和政府及有关方面的慎重考虑，才提出您老来。结果在通过您老的名字表

决时，几乎得到所有的参加国的同意，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原因是祖父的作品，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好评。祖父热爱和平，他以近百岁的高龄，还为世界和平事业奔忙的行动，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爱戴。

这次奖金，折合人民币一共 5 万元。祖父提议，捐出一半设立一个“齐白石国画奖金基金”，后来政府又拨了 2.5 万元，总数为 5 万元，并成立了一个齐白石国画奖金基金委员会，由郭沫若、陈叔通等任委员，计划每年对优秀国画工作者发奖一次，以资鼓励。但不知什么原因，至今也没有实施。

齐白石童年贫苦好不容易读了半年私塾

采访中问了和说了很多齐白石成名后的情况，那么齐白石是怎样成名的呢？他是怎样步入艺坛的呢？我问：“齐老，因年代久远，您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多吗？”齐老说：“我少年背读《白石诗草》，期间祖父向我说了很多他童年和少年时的故事。”我说：“那太好了，说给我听听吧。”

祖父生于 1863 年，逝于 1957 年，享年 94 岁。出生地是湖南湘潭县，再南行 120 华里白石铺的星斗塘。

祖父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听祖母向我说过：祖父家只有家门口一小片水田，每年收不到 200 斤稻谷，齐白石全家的生活，都靠佃田织布打零工来维持，从齐白石诞生的那天起，他的父母就日夜盼望恨不得这个小生命一下子就长成个棒小伙子，帮他们下地干活。

但毕竟家里太穷，因为营养跟不上，齐白石生下来就很

瘦弱，并且多病，但有一点家里人都很高兴：齐白石在孩童时代就特别聪明，祖父向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我六岁时，冬日围炉烤火，我的父亲把我抱在膝上，用夹柴的钳子在灰堆里和地上写字，教我识字，不到一年，我已能识得 300 字。”

祖父 8 岁那年，家里一个亲戚，我的外公祖父周雨若在离星斗塘三里多路的白石铺枫林亭教私塾，祖父的母亲想送祖父去读书，但又实在交不起学费。穷帮穷，教私塾的亲戚看出祖父一家的苦衷，便说：“你要纯芝（齐白石童年的小名）来上学吧，我不要他的学费，你另凑钱买点纸笔就行。”祖父的父亲闻听非常高兴，祖父就这样踏进了私塾的大门，一共读了半年的书。

为什么仅仅读了半年书就失学了呢，祖父祖母说到当时的情况大体说到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祖父生了一场大病，二是家里穷，无人干活，靠祖父出劳力。

辍学之后，祖父便帮家里挑起了干杂活的担子，担水种菜、砍柴放牛样样干。

也因为读了半年书后辍学，祖父识得了一些文字，就开始了抓紧点滴时间的自学，打柴时他干活快，计划周详，每次上山，先尽快把柴打好，然后再读书，放牛时，也是赶快让牛吃得饱饱的，然后把牛系在树上，马上打开书本读书。祖父在一首题《八哥》画幅的诗中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桃花灼灼草青青，乐事如今忆佩玲。牛角挂书牛背睡，八哥不欲唤依醒。这里的“牛角挂书”就是当时读书情况的形象写照，而“忆佩玲”，祖父解释：是我小时候放牛地点草木茂盛，人一过去就看不见了，我的母亲就为我身上挂一铃铛，好顺铃铛

的声音找我，也听铃铛的声音知我回家了，为我做饭。

干活干得好这没问题，但偷偷自学读书、学画却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祖父说：我的祖母这样责难我，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日没有米，看你怎么办？可惜你生来的时候走错了人家。

祖父有个三弟，我的三叔祖更是极力反对祖父迷恋读书、学画，说他读书是想成名成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祖父当年自学生了多少精力，冲破多少阻力，又自学了些什么？我们现在都无从得知了，但从三叔祖和祖父的关系上多少可以看出祖父当年坚忍不拔的自学勇气。

三叔祖反对祖父自学，用尽了责难，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祖父没有听他的，照样坚持自学，以至于最后闹到兄弟不和的地步。

到后来，祖父以惊人的毅力，终于功成名就，三叔祖当年讽刺祖父的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竟这样合情合理地变成了现实。三叔祖知道了这些情况，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反而更加惹恼了他，索性与祖父不往来。倒是祖父不计前嫌。我记得 1933 年，祖父已成了大名，搬到了北京，特去信邀请三叔祖到北京家里做客，顺便看看名胜古迹。兄弟见面，终于和好如初。

为争三口气，学得惊人艺

“白石先生是怎样踏进学画大门的呢？”我问。齐老笑答：

“都说年轻气盛，我家老爷子也少年气盛着呢，结果，为争三口气，学得惊人艺。”我忙问：“怎么争得三口气，学得惊人艺？”齐老有条不紊地讲开了：

第一口气，争的是不想当农民想当木匠的气。祖父告诉我：我大约十五六岁的时候，身体很瘦弱，加之祖父又去世了，家里更少人力，你曾祖父硬要我学着种田。一天，在屋门前田里扶犁的时候，由于身体矮小，又缺乏大人的力气，叱牛不动。你曾祖父在旁看见急了，使用竹条在牛屁股上一抽，牛猛地向前一蹦，把我连犁带人拖出一丈多远，滚得满身泥浆。我爬起来一口气跑到隔一个山坳的从叔祖父齐仙佑木匠家，向他哭诉委屈。并求他向父亲讲情，答应我跟他学木匠，不再干农活了，否则，就死也不回去。由于从叔祖父的面子和母亲的劝说，你曾祖父才同意我学木匠的请求，不久，我便拜从叔祖父齐仙佑为师，学做大料木匠。

第二口气，争的是不仅要做好大料木匠，也要学会小料木匠。祖父在初学木工的时候，兴趣很高，因为不要再下地干农活，便一心一意扑在钻研木匠业务上。不到一年，对于做家具和普通大料木器，都能独自操作，不再让师傅跟着。祖父向我讲了这么个故事：那时我的脾气就有些特别，遇事好强，不肯示弱，有一天，我和师傅到一个人家做工，回家的路上，碰到另外一个木匠，我师傅连忙陪着笑脸和人家打招呼，并主动让路，很是客气。而那木匠却毫无礼貌，没有一点谦让的样子，扬长而去，我看了非常气愤，便问师傅：他是谁？为什么这么不讲理？师傅叹了一口气说：“他是周之美师傅，做雕花小料活的，比我们技高一等，人也高一等。”

祖父把这话记在心头，便下定决心要做木匠的小料活。后来，祖父便托人找周之美师傅，请求拜师学做雕花小料。因为祖父的好强性格和聪颖天资，周师傅很快收下了祖父这个徒弟。从此，祖父便专心致志地学习雕花技术。周师傅对少年齐白石的勤奋刻苦，长进迅速，非常高兴，也非常器重。后来周师傅去世，是祖父为他写的墓志铭，铭中也写到了周师傅对齐白石的格外看重。周师傅自己常对人讲，我这个徒弟齐白石，日后必成为班门巧匠，使我这个为师的人也能借他荣耀。

第三口气，争的是别人家有《画谱》，我也要留存一套《画谱》。祖父告诉我，他学画最早可以追溯到上私塾时，在课间，偷偷学画雷公神像、钓鱼老头。由于雕花需要画稿，祖父就更加努力学画。对于已学会的老一套麒麟送子、双凤朝阳、白鹤衔松等等已感觉到太平淡单调了。祖父19岁那年，和陈太君正式结婚同居，同时三年雕花学艺也满期出师。从此，已可以靠做雕花小料活维持生活了。祖父说：“为了更新式样，提高技艺，以招揽更多的主顾，我总是千方百计找到名画家的样本，以作依据。有一天在雕花时，听说某读书人家有一册《芥子园画谱》，下工后，我没有回家，摸着黑路就托人去借。主人怕把画谱弄脏或搞坏，不肯借我。我又另找一个做我借书的担保。如果弄脏搞坏，一定照价全赔，这才借到手。可借期一到必须还书。借到了好不容易借来的画谱，我就好像饿了七天七夜的蚕见了桑叶，一下子扑在上面，观呀，看呀，心领神悟，几乎把吃饭睡觉都忘了。为了能长久地学习这画谱，我便买了一刀竹纸（南方出的一种很薄的

纸)，将画谱上的画像全部勾脱了下来，装订成 16 本小册子，以便随时翻开学习。”

据祖父说，这套勾脱本确实使他花了很多血汗，因为白天要外出做工，没有时间，只能待晚上收工回家后才能进行。家里穷，用的是桐油灯。常常无钱买油，还是用松柴火代替，这对祖父的勾脱工作，更带来了很大困难，加上天气热，蚊子多，既怕汗流浸染画谱，又怕手动勾错线条，只好把面巾围住额角，忍着蚊叮的痛痒。除非有要紧的事，从没间断过一个晚上。不是亲自体验的人，是难以想象出这种艰苦的。但祖父一不泄气，二不退缩，终于在预订期内，提前将画谱归还给主人。

后来，祖父用这套勾脱本为依据，把千百年传下来的陈旧雕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齐老接着介绍：在学习雕花小料活的时候，祖父的绘画技艺，也有了较大的长进，他从画雕花稿样，逐渐过渡到为人家画画，或画人头像。但对画肖像的基本功，如脸形、衣纹、放大等等，都是外行。也是在这前后的时间，祖父不辞辛劳，不分远近到处求师学艺。他拜离家 100 来里路的萧芴陔先生为师，学画肖像，拜当地名人画家胡沁园学习工笔花鸟虫草，拜名儒陈少蕃学习诗文……用祖父的话讲，拜师认真，学得刻苦，全部都让师傅赞扬满意。

此间怎么学的困难恐难以一一尽叙，祖父《白石诗草》中有一首诗写得很形象：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祖父曾对我说：“我做木工的时候，总是晚上学习字画和诗文，遇上家里没有钱买油，就

到屋后的山上砍松节捡松油屎（松树根流出的油，经风便凝成白色的固体，乡下称之为松油屎），累极了，便用凉水洗洗脸，让头脑清醒后再干。经常到天亮才知道一夜没有睡觉，便背着工具到人家赶早饭。”听了祖父的话我才明白诗中所讲的“宿缘迟”是什么意思，才体会到“自烧松火读唐诗”是何等的意境。

齐白石特别爱听高足李苦禅的京剧清唱

由齐白石拜师学艺，我们自然将话题转到了齐白石的收徒传艺。齐先生说，祖父这方面的故事是很多很多的。他对中国画的发展极为关注，对后一辈人才的培养也非常重视，他的入室门生，和私淑弟子，确实不少，正如他在一方印章里所刻的：“三千门客赵吴无。”

1925年，祖父买下了北京西城跨车胡同15号房，共有房屋约十六七间。祖父萍居北京十年，历尽迁徙之苦，总算有了一个自己安定的家。这一年，66岁的祖父，被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聘作图画教席。学校设在西就几道的西边，是一所玻璃房顶的洋学堂，离祖父家跨车胡同不过二里许。开始林校长来家里请祖父，他不敢答应，便对林校长说：“我从小是一个贫苦人家出身的放牛娃子，耕田的农民，雕花的木匠，没有读过多少书，怎能去当教席？”过了几天，林校长二次登家门再请祖父，并称赞他的诗和画，在当时都是数得着的。再加上一些朋友的劝说，祖父便答应了，这是祖父第一次到正式大学教课。第二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全

中统一，学校改名为北京艺术学校，祖父也被称教授了。

李可染拜师，时间大约是1947年冬天，记得是一个阴雨的下午，徐悲鸿领着李可染来看祖父。正好我在家，徐悲鸿我能认出来，因为我曾陪祖父去看过他，李可染则是第一次相识。他身材魁梧，身着一套米黄晴雨咔叽布中山服，足登一双鹿皮米色高筒靴，朴素大方，彬彬有礼，两手提着水果和点心，放下礼品后，便向祖父行了一个旧式礼。接着徐悲鸿笑着说：“从此，他就是您的高足弟子了，学校里有什么事，可以全交给他替您去办，不必再操心了。”祖父微笑着回答：“李先生的画别具风格，很有功夫，只怕我愧作他的老师呀！”徐悲鸿也笑着说：“您太谦虚了，谁不知您是我们美术界的前辈泰斗，您能收下这个学生，将来一定是名师出高徒，为美术界增添一页佳话。”

徐悲鸿、李可染走后，祖父对我说：“李可染年纪虽然不大，但他的画很有根底，笔墨老练，不落俗套，尤其是他画的牛，将来是会要传下去的。一个艺术家能不能传，不是看他生前的名声怎样，办过多少展览，出过几次画，报纸杂志发表过多少专访文章，更不能靠自命不凡，目空一切。而是要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书读得怎样，字写得怎样，他的作品有没有传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盖棺论定，身后的声名和作品经不经得起历史考验。大诗人如杜甫，大画家如朱耷等，不就是这样吗？”我连连点头，心中无比佩服祖父对作家作品能不能传世深刻的见解。同时，我想祖父也一定会把这些话讲给他的高足们听的。

我再说一段祖父和他的得意门生李苦禅的交往吧。解放

初期，祖父除对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应酬，自愿参加，很少缺席外，还喜欢观看各种戏剧和听清唱。

1951年至1952年的时候，祖父最得意也是最早从游的学生李苦禅，经常邀同许麟卢来家清唱，差不多每星期总有次把。不知道的人，只知李苦禅擅画，谁知唱戏也是一把好手，真是多才多艺。许麟卢就会拉，一唱一拉，真是珠联璧合。一般是吃晚饭以后开始，因为李苦禅善饮，醉后更显豪情，噪音格外洪亮，听起来更能引人入胜，平常祖父饭后，一定要睡个把小时，每到听清唱，他就精神倍增。唱完后，一直把客人送出家门之外，才回来睡觉，哪怕是到深夜11点以后。由此可见师徒交往有多深，情谊有多深。

周总理说：齐白石是国家的人瑞

话题中，我们几番提到周总理对齐白石老人的关心，齐老对此记忆深刻，因为他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回忆周总理对祖父齐白石的关怀》。比如他说到新中国刚成立，周总理便来到了白石老人居住的跨车胡同看望老人；1953年，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为齐白石补庆90大寿；白石老人去世后，开追悼会，总理因有要事，原定不来参加，郭沫若主持的追悼会刚要开始，忽然接到总理的电话，嘱咐大会推迟一会，他要赶来参加……但齐老回忆最细的是周总理关心祖父住房，帮助修房，换房，给予生活上照顾的几件事，齐老如是说：那是1950年的事了，在一次集会上，总理偶然从别人那了解到，祖父居住的跨车胡同15号年久失修，又破又

漏，且有坍塌的危险。当年秋天，总理命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修理房屋，除部分房屋翻盖外，其余也粉刷一新，并在南院打了一个三米深、两米见高的盛脏水的大坑。祖父对此特别感到高兴，因为他自住进这所房子，几十年来一直苦于脏水无处倒，尤其是冬天冰冻季节，更感不便。现在房子修好了，生活上的不便解决了，而且都是国家花的钱，不让祖父掏腰包。祖父说：“这是我一生想也不敢想的事啊！”

随着祖父的名声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家里来访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像印尼元首苏加诺，也是来家里会见祖父的。又是总理主动想到要为祖父换一处环境更好的住所，1955年总理委托文化部和全国美术家协会在地安门雨儿胡同买了一所旧王府用来作为祖父的住宅。该房子院子宽阔，前后左右有走廊。北大院植有紫藤、葡萄，南跨院种有芭蕉，斑竹，据说，仅修理费一项就花了几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住宅还配有秘书、看护、传达、保姆等五六人。祖父更加感叹：我一生也未受过这样隆重的礼遇啊！但因家属没有随同搬去，日子长了，祖父就有孤独的感觉，又想搬回跨车胡同。这其中，祖父恐怕还有不愿多给国家添太多负担的意思，1956年春季的一天，祖父乘汽车去中南海看望总理，正赶上总理去政协礼堂开会，负责接待的秘书和蔼地告诉祖父：“我已用电话通知了总理，他请您老等一会。”由于会议拖延了时间，总理回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一见面，总理就向祖父道歉：“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同时叫秘书开饭，那天给总理预备的午饭是莲子粥。因事先不知有客来，没有留客饭，总理便把自己的粥分一半给祖父吃，另外又加了一

些面食。

饭后，祖父把想搬回跨车胡同的话告诉了总理，总理满口答应：“我现在就送你去。”约下午3时，总理和祖父等一行来到跨车胡同。总理和我家里人一一握手，并仔细观看和询问了住房情况，了解到祖父本身住房只有两明一暗三间北房，除卧室外，作画、会客、吃饭都在一间房里。总理露出不安的神情，但当时并没多说什么，大约到5点钟，总理起身告辞，一再语重心长地对家人们说：“老人是国家的人瑞，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你们也要好好照顾他，遇到困难，可找政府解决。也可以直接找我。”又说，“你们不但要好好照顾老人，还要好好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艺术、人品、风范和道德。”临出门时，又笑着对祖父说：“您今天想回跨车胡同来，我就送您来，明天想要到雨儿胡同去，我再接您去，我不会怕麻烦的。”祖父回跨车胡同以后，总理非常关心他的生活，尤其是饮食方面，特别嘱咐全国美术家协会和家属商量，每天由西单曲园酒楼为老人送两顿家乡风味的饭菜，老人想吃什么，便做什么，曲园记账，国家付钱。后来考虑到这样做也有一定麻烦，又改为由国家每月发给老人生活费500元，交家属代办伙食。另外，我在前面提到的每年端午、中秋、春节还有节礼500元也照样给，直到老人谢世为止。那时的500元值钱着呢！祖父深切地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个伟大艺术家，一颗平凡百姓心

我们家老爷子特别热爱生活、热爱美。祖父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住在星斗塘的时候，家里虽然穷，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仍然爱好音乐。每当晚饭后，便拉着胡琴从白石铺漫步到广东桥，往返约十华里。胡琴上端缀着两条五六寸长的彩色绦子，胡琴拉动时，绦子随着摆动，别具风趣，所到之处，无不博得观者的热烈掌声。

有一次，母亲给我洗头，我嫌头发太长，闹着要剪掉一些，祖母在一旁笑着说起祖父头发的一件事：“清朝时候，男女都要留发，你祖父爱美，他的头发留得比一般人都长，并且把它编成两条辫子，辫子上还系着彩色绦子，从肩上一一直垂到脚跟，随着迈出的脚步有规律地左右摇摆，人家还争着看呢！”

祖父曾随口说过：“女人有女人之美，男人有男人之美；童年有童年之美，老年有老年之美。”老年的祖父长须飘飘，就是你讲的“仙风道骨”的样子，更有大艺术家的风范。1954年，祖父被湖南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在中南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祖父受到特别的照顾，每次下汽车后，服务员都用滑竿式的藤椅一直把祖父抬进会场，因为特殊，常引来一片注意的目光。老年的祖父，因为名气很大，出门游览等时候，常被人认出国观，老人总是含笑向大家亲切地点头致意。我想：老爷子在心中一定在感受生活的无比美好呢。

老爷子还特别爱干净，听祖母告诉我：“祖父家境虽然清贫，但穿着很讲究。你祖父喜欢穿白袜子，而且要穿个白净，那时的袜子都是布做的。有一次洗得不太白，你祖父很不高兴。他穿在里面的衣服也一样，不嫌破烂，但一定要缝补整齐，洗得洁白，这种清白作风，和他的为人一样，一直保持到老。”

祖父还特别关心家人，与人打交道时也特别善解人意。我只讲我亲历的一件事。那是1953年，我想在北京找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单位是由佛教协会办的，负责人是协会的一个秘书长，他住在广济寺。工作找好后，但迟迟没有落实，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将实情向祖父说了。祖父当时没有表态，过了两天，让我上他的北屋去，只见画案上用朱砂画了一幅盘坐蒲团的佛像，前面香烟缭绕，活似入定一般。没等我开口，祖父便问：“那个佛教协会的秘书长叫什么名字？”我知道肯定是为我找工作而画的，赶忙把名字告诉他。祖父卷起衣袖，用遒劲的笔力，篆上“拈花一笑”四个字，并在右边题上秘书长的名字，搁下笔说：“明天我们一同去广济寺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和祖父的看护陪祖父坐人力车直奔西四广济寺，隆冬的北京早晨积雪很厚，寒风阵阵，目睹祖父清鼻涕直流。90岁的高龄，还要为后辈们这样奔跑，使我心中非常不是滋味，甚至无地自容。秘书长见祖父亲自来，知道是为落实工作，便笑着说：“您老这么大年纪，早上天气又这么冷，有什么要紧的事呀？”祖父说：“我早就知道您是一位有名的佛教徒，特画一张佛像相赠，我也是个皈依弟子，早年曾梦见南岳视圣一方丈对我说：‘你生前是这里的一个撞钟

和尚。’”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秘书长一定要留祖父吃素餐，我们婉谢而归。

我问祖父：“您老不辞寒冷来看秘书长，还送了一幅珍贵佛像，为什么不提我的工作问题？”祖父说：“你还不知道我是不爱求人的吗？我开口提你的事，要是不成，多不好看，他是明白人，还用我提吗？”真的，不到一个月，我的工作就落实了。生活中的祖父还特别惜时如金。有这样一件事，国家为了让祖父的音容笑貌、生活起居和艺术生涯长留人间，以便后人瞻仰学习，曾由有关部门拍摄了一部《画家齐白石》的影片。从湘潭星斗塘到北京跨车胡同，行程4000多里，拍摄历时两年，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呢？一是因为拍电影要选择时间、地点和气候；二是要主人公配合默契。祖父的时间特别紧，耽误了他的时间，比什么都心疼。有一次去颐和园拍一个镜头，由于气候的变化，要等到下午才能开拍，祖父急了，便乘车回家，过了一些日子，又去重拍了一次。

我注意到齐老在讲述生活中的齐白石时，爱用“特别”来概括：特别热爱生活、热爱美，特别爱干净，特别……其实这种特别还多的是，特别刻苦学艺，特别热爱人民，特别热爱和平……总之，正如周总理对齐白石家人所说：齐白石的艺术、人品、风范和道德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